

李邦制

冯孟颀

沙孟海

虞浩旭 著

马涯民

宁波出版社

清高

引孙

历代名人与天一阁

林集庵

虞君

王

冯登庸

张燕昌

主坊

全祖望

徐乾学

马廉

宗源瀚

阮元

黄宗羲

陈乃乾

陈训慈

路工

翁方纲

刘喜海

袁枚

俞宪

卢址

万斯同

谢国桢

王世贞

洪亮吉

薛福成

董沛

麟庆

郑振铎

陈登原

赵万里

郭沫若



PDG

历代名人与天一阁

虞浩旭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代名人与天一阁/虞浩旭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12

ISBN 7-80602-477-8

I.历... II.虞... III.天一阁-史料
IV.G259.25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第
086747 号

责任编辑 沈建国

封面设计 蒋 华

书 名	宁波古今方志录要
作 者	虞浩旭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政编码:315000)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6.5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500 册
书 号	ISBN 7-80602-477-8/G·198
定 价	18.00 元

卷首语

黄梨洲后，万季野徵君、冯南耕处士继往，
昆山徐健庵司寇闻而来钞，而海宁陈广陵詹
事纂《赋汇》亦尝求之阁中，全谢山为小玲珑馆
马氏亦往钞之。迨四库馆开，范氏进呈书六百
三十八部，为藏书家之冠。诏建七阁，专人往浙
绘阁图，仿其式以造，亦至显荣。

——缪荃孙

黄梨洲先生尝叹藏书久而不散之难。今
吾阁中之书，乃曾经丧乱而巍然独存，复得先
后官斯土者数贤大夫为之屡捐廉俸，修葺栋
宇，编刻目录，俾吾子孙抱残守缺，世世永宝。

——范彭寿

目 录

卷首语

丰坊与天一阁	1
黄宗羲与天一阁	9
万斯同与天一阁	18
全祖望与天一阁	24
清高宗与天一阁	32
钱大昕与天一阁	43
袁枚与天一阁	52
阮元与天一阁	60
薛福成与天一阁	69
缪荃孙与天一阁	77
林集虚与天一阁	85
陈登原与天一阁	97
“二杨”与天一阁	109
赵万里与天一阁	115
冯孟颀与天一阁	123
王世贞与天一阁	134
俞宪与天一阁	137
李邕嗣与天一阁	139
徐乾学与天一阁	141

寅著与天一阁	143
卢址与天一阁	145
翁方纲与天一阁	147
张燕昌与天一阁	150
洪亮吉与天一阁	152
冯登府与天一阁	154
麟庆与天一阁	157
刘喜海与天一阁	159
董沛与天一阁	162
宗源瀚与天一阁	164
吴引孙与天一阁	166
马涯民与天一阁	168
马廉与天一阁	172
陈乃乾与天一阁	174
郑振铎与天一阁	178
沙孟海与天一阁	182
谢国桢与天一阁	186
陈训慈与天一阁	190
路工与天一阁	193
郭沫若与天一阁	197
后记	200

丰坊 与天一阁

历史上中国的私家藏书,因为它的私人占有性,便同藏书家的家庭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中国大多数藏书家,都寄厚望于子孙,希望他们能珍守并藉以成名成家,维系书香。然而“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一般的藏书家不过数传而已,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五代相传,宁波范氏十三代相传,早已被人所钦羨,尤其是天一阁十三代人薪火相传的历程更是被誉为中国藏书史上的神话。在宁波,由于天一阁的名气太大,掩盖了其他藏书家的光泽,也容易忽略其他藏书家曾经拥有的辉煌。当我们把目光真正投向其他藏书家,并对之作一番梳理,不难发现,天一阁作为藏书楼诚然是我国现存最早,但作为家族保护的藏书,传承最久的并不是它,而是明代丰坊万卷楼藏书。万卷楼和天一阁是明代宁波藏书的双璧。丰坊和范钦、万卷楼和天一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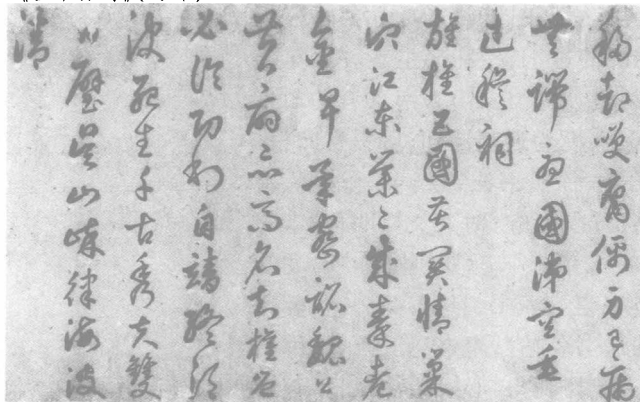
一、丰坊与万卷楼藏书

丰坊(1492~1563),字存礼,又字存叔、人翁,号南禺外史,后更名道生,明鄞县城西隅马园人。其少警敏好学,喜书法。正德十四年(1519)中乡试第一(解元),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礼部主事。次年随父偕廷臣谏“大礼仪”事,受廷杖,出为南京考功司主事。嘉靖六年(1527),又贬为通州同知,后罢官归里。仕途失意,遂刻意著述,深研书法,篆、隶、行、草、楷五体兼善,尤长草书,自成风格。时人文徵明称“丰先生一点一画无不自古人中来”,冯梦桢则称“本朝知书者,推丰吏部”。他又喜好藏书,且嗜碑帖,“负郭田千余亩外,尽鬻以购法书名帖”,聚书达五万卷,因名藏书楼为“万卷楼”。丰坊晚得“心疾”,放诞任气,所

藏宋槧本、抄本，被门生窃去者十之六七，后复遭大火，所存无几，最后将幸存之书籍、珍帖及月湖碧沚住宅尽售于天一阁范钦。

万卷楼藏书从何而来呢？据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载：“盖万卷楼之储，实自元祐以来启之。”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明丰坊万卷楼”条云：“丰氏藏书肇自北宋。”考于史籍，丰氏乃宋时甬上史、郑、楼、丰四姓之一，为名门望族，以名德享誉士林。北宋的丰稷为丰氏的中兴之祖。据《宋史·本传》记载，丰稷字相之，宋嘉祐四年（1059）进士，任谷城县令，以廉明著名。元丰元年（1078）曾随安涛出使高丽。回国后调知封邱县，后迁御史，弹劾不避权要，历任著作佐郎，吏部、工部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国子监祭酒，刑部侍郎兼侍讲。后又出使辽国，不辱使命，旋接任左谏议大夫、御史中丞。蔡京当权后，遭排挤，官职越降越低，终至罢官归里。七十年有五。至建炎三年（1129），追复其为枢密直学士，谥清敏。终其一生，除勤政为民外，“以枢密之贵，独处一室，恬无他好，惟以图史自娱”（宋袁燮《丰清敏祠记》，开创了丰氏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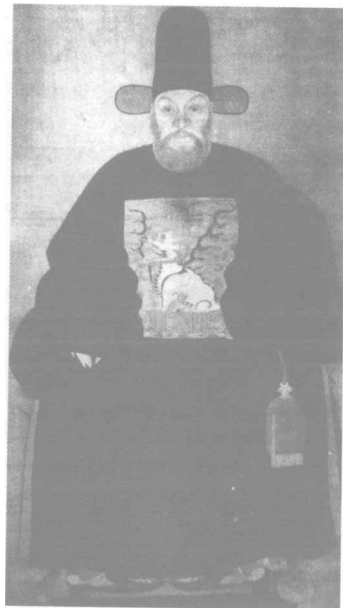
天一阁藏丰坊行草书
《古今体诗》（局部）



族的图书收藏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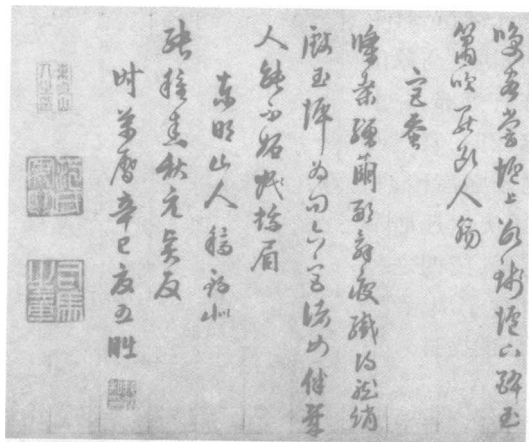
丰氏自丰清敏以后，历元迄明，代有名人，故其收藏之富，甲于江浙。据记载，清敏之子为安常，安常之子名治，监仓扬州，死

于金难，高宗赐以恩恤。治之子名谊，官吏部，以文名。谊之子名有俊，以讲学与象山陆九渊、慈湖杨简最相善，亦官吏部，并由甬上迁居绍兴。有俊之子名云昭，官广西经略。云昭之子名稌，稌之子名昌传，并以学行为时师表。昌传之子庚六迁居奉化，庚六之子茂四又迁居定海，茂四之孙寅初，明建文中官教谕。寅初之子庆，眷念先畴，复迁于甬定居。在家族的搬迁过程中，图书始终陪伴着他们，丰有俊、丰庚六、丰茂四、丰庆等四人功不可没。尤其是丰庆，“使元祐以来之图书，由甬上而绍兴，而奉化，而定海，复归甬上”。丰庆官河南布政，其子丰耘，官教授，丰耘之子丰熙，官学士，丰熙之子即丰道生丰坊。他们虽曾历官外乡，但未曾举家迁徙，图书始终留在甬上，为甬上文化的积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范钦像

丰坊为丰稷的十五世孙，丰氏藏书从丰稷至丰坊历十六代，若从元祐年间(1086-1094)算起，至丰坊晚年售于范钦止，历时四百七十年左右。而范钦(1505-1585)的天一阁藏书从他传至其十二世孙范鹿其(至1949年归国家所有)，若从范钦二十八岁中进士的嘉靖十一年(1532)算起，约为四百十余年；若从范钦建楼年间(1561-1566)算起，还不足四百年。因此，从家族传承图书的角度讲，丰氏为十六代，约四百七十年左右；范氏为十三代，约四百余年。显然，中国传承最久的家族藏书应为丰氏万卷楼内的藏书，而不是范氏天一阁藏书。



范钦手迹

二、丰坊是否售书于

范钦

关于天一阁藏书的来源，据骆兆平先生在《天一阁丛谈》中所言，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范钦所到之处留心收集；二是向藏书之家借抄；三是购入丰坊万卷楼、袁忠彻静思斋等故家散出之书；四是得自友朋所赠。范钦购

入丰坊万卷楼之说，源于全祖望的《天一阁藏书记》。其文曰：“是阁肇始于明嘉靖间，而阁中之书不自嘉靖始，固城西丰氏万卷楼故物也。”由于全祖望乃浙东“深宁（王应麟）、东发（黄震）后第一人”，是清代浙东史学派的殿军，在全国尤其在浙东享有崇高的威望，其说一直使人深信不疑，也不问其据于何处。直到本世纪初，才有人提出疑问，此人便是林集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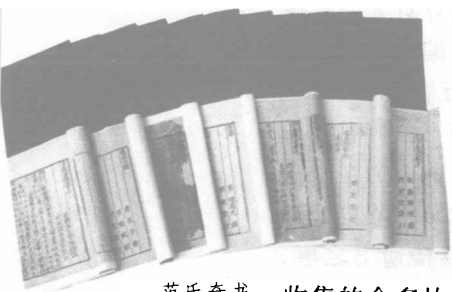
林集虚，本名昌清，字乔良，号心斋，鄞县人。生卒年及仕履不详。自小从其父以鬻书为业。他好古搜遗，以足其所藏。故家之沦坠不振而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于其肆。且售且鬻，久而久之，林集虚便能辨版之真贋。他自己也从事收藏，积三十年之功，所蓄渐富。其所藏善本有一百五十余部、一千一百七十三卷，中有元至大杨桓《六书统》二十六卷、《六书统溯源》十三卷、姚燮稿本《疏影词续钞》一卷等，余多为明刻本。林集虚于1928年7月22日登阁，邀镇海吴文莹、范钦十二世孙范盈实、别宥斋主人朱鼎煦协助写录，以十日为限，匆促而成《目睹天一阁书录》四

卷、附编二卷。虽然时间匆匆,但他总算对天一阁藏书有了直接的接触和了解,他在写了编目缘起的同时,又撰写了《辨天一阁藏书非丰氏万卷楼旧物》一文,对全祖望的天一阁藏书为“固城西丰氏万卷楼旧物”说提出了质疑,其主要理由有两点。一为在全祖望之前,无论是范钦自己还是后来的黄宗羲等人都未言及范钦从万卷楼抄书和购入万卷楼遗书之事,全氏之说据于何处,不得而知。二为天一阁遗存的书籍中从未发现丰氏万卷楼的图书章,而一般的藏书家都会在自己的图书上盖上自己的印章,丰坊也不例外。他的藏书印记颇多,有“清敏公家”、“发解出身”、“南禺外史”、“四明人翁”、“天官大夫”、“丰氏人季”、“鄞丰氏万卷楼图书”等。而天一阁藏书中无一颗丰氏藏书印。据此两点,林集虚认为“天一阁藏书非丰氏万卷楼旧物”。

笔者以为,林集虚的两点怀疑不无道理,但尚不足以得出如此的结论。因为丰氏藏书“为门生辈窃去者几十之六七,其后又遭大火,所存无几”。这“所存无几”的书,即使售于范钦,也可能早已流失。因为天一阁的藏书,到林集虚编目时,也早已流失十之七八,所以不见丰氏万卷楼旧物也不足为怪。另外,丰坊曾将其碧沚园和万卷楼刻石售予范钦,有他亲笔所写:“碧沚园、丰氏宅,售与范侍郎为业。南禺笔。”

应野平绘天一阁图





范氏奇书

为证。且今天一阁尚存丰坊万卷楼刻石多方。据此推论,丰坊售书于范钦也是可能的。目前的问题只是把丰坊售于范钦的“所存无几”的书作为天一阁的一大藏书来源或重要藏书来源是否合适?笔者以为它在一阁的藏书总量中所占极为有限,只是范钦

收集的众多故家散出之书中的极普通的一家,像全祖望这样认为“固城西丰氏万卷楼旧物”,言之过矣。我们在研究天一阁藏书来源时,不提也罢。

三、天一阁现存丰坊手迹和万卷楼旧物

天一阁中丰坊万卷楼藏书固已难觅,但万卷楼遗物 and 与丰坊相关的帖石、手迹倒也不少,值得一提,现辑录如下:

1.《鄙作古今体诗录呈乔庵先生》长卷,为丰坊六十岁以后之作,全长三百零二厘米,宽二十六点五厘米。古今体诗八首,草书;题跋为隶书。藏天一阁库房。

2.《改生字之义辨》,属义瑞堂帖,明丰坊书,草书,有印二,存石后半段十五行,题“嘉靖三十六年七月望日南禺病史道生对金峨紫翠书于白楼”。现存天一阁凝晖堂。

3.《与霞川文学契家启》,属义瑞堂帖,明丰坊书,行书,有印二,石缺下半段。现存天一阁凝晖堂。

4.《与霞川先生启》,属义瑞堂帖,明丰坊书,行书,刻于《与霞川文学契家启》之背,字漫漶。现存天一阁凝晖堂。

5.《送子旂游吴,子旂濒西游漫书以赠诗启》,属

义瑞堂帖，行书，明丰坊书，有印四，石一方。现存天一阁凝晖堂。

6.《与子旂即元契家启》，属义瑞堂帖，明丰坊书，行书，有印一，石缺后半段，存十行，背刻薛晨正书《千字文》。现存天一阁凝晖堂。

7.《神龙本兰亭集序》，唐褚遂良临，行书，明丰坊重模上石，为万卷楼旧物。有宋许将题字，清翁方纲诗跋，印三十九。石一方，许将题字在石末尾，题“长乐许将熙宁丙辰孟冬开封府西斋阅”。翁方纲跋本属石刻，后亡，用版刻题“嘉庆癸酉秋八月朔北平翁方纲时年八十有一”。现存天一阁凝晖堂。

8.《兰亭集序》，明丰坊临，行书，为万卷楼旧物。有印三，石一方。题“嘉靖五年八月十日临。”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将此石嵌天一阁前壁间。

9.《千字文》，明丰坊书，草书，为万卷楼旧物。未有正书跋，存二行半，石断缺，不知谁笔。有印四，石四方，正背面刻，凡七面。题“嘉靖廿又三年岁次甲辰三月三日南禺外史道生题于双溪之芙蓉浦墨梅轩中”。现存天一阁凝晖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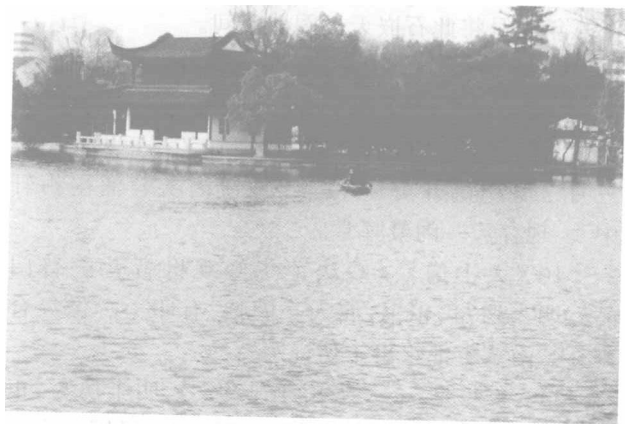
10.《大士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明丰坊写，正书，属天一阁帖，有印一。像经合刻，题“南京吏部主事丰坊谨写”。

11.《大悲咒》、《大慧礼拜观音文》，明丰坊写，正书，属天一阁帖，咒文各有印一。石一方。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嵌于天一阁壁间。

12.《祝殇子鑿生净土序论》，明丰坊书，篆文，属天一阁帖。吴应祯镌，有印五。未有范钦行书跋，有印三。石一方。范钦题跋“万历壬午阳月望东明范钦题”。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嵌于天一阁壁间。

13.《底柱行》，明丰坊书，草书，属天一阁帖。有印五。末有范钦正书跋，有印一。石四方，正背面皆刻。诗题“廿三年甲辰之岁七月甲子赐进士出身天官尚书郎南禺外史丰道生顿首上”。跋题“万历庚辰冬十月九日东明范钦跋”。现存天一阁凝晖堂。

以上天一阁所存书迹，除义瑞堂帖原为明代书法家、鄞县人薛晨收藏外，或为万卷楼旧物，或为范钦自己收藏，而范钦收藏的丰坊手迹，也恰恰说明了丰坊与范钦两人关系的密切。不管丰坊是否售书于范钦，也不管他售多售少，在中国藏书史上，丰坊万卷楼与范钦天一阁已紧紧相联，密不可分。



丰坊售与范钦
之碧沚旧址

黄宗羲 与天一阁

“烟波四面阁玲珑，第一登临是太冲。玉几金峨无恙在，买舟欲访甬东。”作为史籍明确记载的第一位登上天一阁的外姓人，黄宗羲所引发的轰动效应不言而喻，他与天一阁的关系值得我们花费些笔墨，作些记录和探讨。

一、黄宗羲与藏书文化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黄氏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也是大文献家、藏书家。其“于书无所不窥者”，因“愤科举之学，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①黄宗羲一生足迹所至，无不访书、抄书、购书、读书，这从其所撰《天一阁藏书记》中可见一斑。今不嫌烦琐，移录如下：

崇祯庚午(1630)间，其(指钮石溪)书初散，余仅从故书铺得十余部而已。辛巳(1641)，余在南中，闻焦氏书欲卖，急往讯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主。时冯邨仙官南纳言，余以为书归邨仙，犹归我也。邨仙大喜，及余归而不果，后来闻亦散去。庚寅(1650)三月，余访钱牧斋，馆于绛云楼下，因得翻其书籍，凡余之所欲见者，无不在焉。牧斋约余为读书伴侣，闭关三年，余喜过望。方欲践约，而绛云一炬，收归东壁矣。歛西郑氏丛桂堂，亦藏书家也。辛丑(1661)，在



黄宗羲像

^①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

武林据拾程雪楼、马石田集数部，其余都不可问。甲辰(1664)，馆语溪，携李高氏以书求售二千余，大略皆钞本也。余劝吴孟举收之。余在语溪三年，阅之殆遍，此书故他乡寒故也。……祁氏旷园之书，初度家中，不甚发视。余每借观，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录而取之，俄顷即得。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市肆。丙午(1666)，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吾邑孙月峰亦称藏书，而无异本，后归硕夫。丙戌之乱，为火所尽。余从邻家得其残缺实录三分之一耳。^①

到了晚年，则“益好聚书，所抄自鄞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②。由于黄宗羲的广搜遍采，所藏“书不可谓不富”，“野史遗集，绝学奇绝，殆不胜纪”。^③特别是“所藏宋元文集极多”，而“明文集约五六千本”，尤以薛居《旧五代史》为珍贵，号为“天壤间罕遇者”。^④其藏书处名续钞堂，藏书总量约在十万卷以上。

黄宗羲访书、藏书的实践活动，使他对藏书活动有了深刻的认识，发出了“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的惊世之叹。这三层意思，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作了充分的阐述，引起了大藏书家的共鸣。而其书在其身后的遭际也证明了黄宗羲惊世之叹的无奈。其子黄百家云：“自丧乱以来，提挈而行。丙戌岁一徙于中村，为山兵所夺取，为铠

①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

②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

③黄百家《续钞堂书目序》。

④徐秉义《明文授读序》；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附。

甲者不知凡几。未几，复徙归于家。戊子岁自西园徙于双瀑，为里媪堯儿窃去覆酱瓿者不知凡几，居无何又徙归西园。庚寅冬徙于老柳。己亥秋自老柳徙于龙虎山堂者三年。壬寅，山堂焚，出书于烈焰之中，零落而散失者又不知凡几，复徙归于老柳，秋徙于兰溪，不能一年，复徙归家至今，始得徙于续抄。其间鼠残蠹啮，雨浥梅蒸，而又经此流离兵火之余，盖十不能存其四五。”^①水余、火余之书后归浙东又一藏书名楼郑氏二老阁。

二、“第一登临是太冲”

余秋雨先生认为，1673 年上天一阁历史是最有光彩有一年，因为它首次让外姓人黄宗羲登上了天一阁，这是范氏后裔作出的明智的文化选择。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天一阁已封闭得太久太久。天一阁“自范钦歿后，封闭甚严”。^②特别是“易世之后，锁钥甚严，家规子孙非合各房不能登楼，不许将书下阁阶，不许私领戚友入琅環福地，门禁之严，等于中秘。故明清之交数十年，楼下蛛网尘封，几绝人迹，徒动学者羡慕窥测之劳”。^③作出这一决定的是范友仲，我们不知道当时他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这一决断的英明。在这里不得不对他记上一笔。范友仲，名光燮，一字鼎仍，晚号希圣老人，范钦之曾孙，范汝楠次子，恩贡生，康熙十五年（1676）为嘉兴府学训导。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享年八十六。今



①黄百家《续抄堂书目序》。

②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

③杨铁夫《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序》。